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雪落在了徽州

刘云燕

雪是个精灵,它能让时间回溯。有人说,一下雪,北京就变成了北平。而雪落在了徽州,一夜间,穿越到了明清。

落雪的傍晚,风开始刮得紧,接着,小雪就如蝴蝶儿般欢喜着在空中飞舞。它们兴高采烈地欣赏着古徽州迷人的景色,商量着要落在哪里才是最美的。有的雪花儿落在了古老的屋檐上,屋檐上的瓦片那么整齐,像是一幅画;有的雪花偏爱村落里的廊桥,争着第一个落在了美人靠上,它要穷其一生,坐在美人靠上,看看河水依依;有的雪花儿喜欢人们悬挂起来的红灯笼,在夜色中,散发着悠悠的光。雪花扑过去,和红灯笼紧紧拥抱。有的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古徽州的院落里,在那里可以看得

到炊烟袅袅。雪一落,整个徽州就安静下来,静谧得如同从明清时代走出来的美女。她素面朝天,却美得清丽,优雅。屋檐上、廊桥上、高高的马头墙上、古牌坊上,幽暗的古巷里,都静默着,被雪花儿点缀成一片雪白。此时,你目之所及,雪花白了小桥,白了瓦片,古老的村落。古建筑在雪中更加呈现出一种水墨的色调。而且,你会惊叹于可以有那么多深深浅浅的墨色,晕染着,涂抹着。

此时,如若你走在古老的徽州村落里,不由得白了头。雪花像个淘气的孩子,一会儿钻进你的脖子里,一会儿又迎面打在你的脸上,狭长的石板路上,黑白两色的古村显得充满了萧疏淡远的古意,不由得疑惑:我是从明清时代走过来的吗。



那年那月那雪

顾正龙

那时的我正沉浸在入冬第一场雪的喜悦里,只顾上在操场上与同学打雪仗呢,全然没想过没带厚被子的我,将要如何度过那寒冷的夜晚。

整个校园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积雪,鹅毛般的大雪还在连绵不断地飘落。下课铃声一响起,三五成群的同学便蜂拥而至操场上。迅速地弯下腰,在抓起一把雪的同时,用手将雪塑成团状,手臂甩开幅度,奋力朝正在奔跑着的同学丢去。伴随着“嗷”的一声,正中目标,同学的头发上布满了散雪。为了还以颜色,那个同学双手同时抓起两个雪团,用劲掷来,第一个轻易地躲开了,正要扭开身体,第二个雪团正打中前胸,绽开了一朵花……孩子喜欢雪好像是天性,整个操场在你追我赶、我扔你躲中沸腾了。

那个上午的课间,我们玩疯掉了。中午在回寝室的路上,除了打雪仗的话题依旧谈个不停外,随着“呼呼”吹来的北风,我们开始说起了天气。我的心头才猛地一惊:前一段时间天气比较暖和,又因为离家较远,尽管父母亲叮嘱又叮嘱着该带厚被子了,我总像寒号鸟一样,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思。我的床铺就在寝室的靠窗边,才坐在床上,一阵阵刺骨的寒风狡猾地钻过缝隙,向我扑来……

我叹了口气,想着这几日看来难熬了。实在不行,就跟同学凑合着挤一挤睡,先挨过一晚再说。

少年心性总乐观,再忧愁的事情在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,只是连缀着的胶片过一下便不怎么放在心上。何况室友小光拍着胸脯答应我了呢。整个下午的课间,打雪仗的游戏继续着,我们欢快地奔跑着,雀跃着。



雪花把尖尖的屋檐都涂成雪白,四周的山峦也静默着,此时斑驳的墙壁更有一丝国画的韵味。你笑我太能玩,外面天太冷,直接把我拉回家。古宅院里,早已生起了炉火。我们在雪天的徽州古村落里围炉煮茶,烤红薯吃,身体慢慢暖和。我们隔窗看雪,看雪花覆盖了屋檐、瓦顶,把整个院落也变成了雪白,甚至把我刚才的脚印也抚平了。我们吃着热热的美食,感受古村落里的时光无痕。在这个飘雪的夜晚,一切都静谧而美好。

清晨,我执意去廊桥看雪。我们踩着厚厚的雪,来到了古朴的廊桥上。廊桥是木结构的,我站在这里,朝着远处张望。我着一袭红袍,站在灰白为底色的廊桥上,突然有了一种主人公要出场的惊艳。走过徽州古村落,走过它的雪季,我打着油伞,仿佛从时光的深处,缓缓地走出来,走到我心爱的村子里,享受平淡却悠然的人生。

雪落在了徽州,我们去高山上看雪。尽管路面有些打滑,可是,我们要登到山野的高处。站在雪后初晴的山峦上,山峦层叠,公路如一条飘飞的丝带,一个轻柔的徽州古村落,仿佛还在睡梦中。山峦上的雪,并不太厚,却极为可爱,透着些许秀气,与北方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自不是一种风格。

雪落徽州,粉墙黛瓦,石雕木窗,都因着雪,而平添一抹宁静的禅意。一切苦痛与艰辛在飘雪时节,似乎都渐渐远去,留在人们心中的,是一种宁静,一种悠远,一种自在与豁达……

三节课后,我们几个住校的学生暂时没急着回寝室,兀自奔跑在校园中,我追你打着。突然,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:正龙,妈给你送被子来了。我抬头一看:正是母亲。

母亲的身躯本就瘦弱,背上背着一个胶丝袋,在大雪景的映衬下更显得那般单薄;胶丝袋的拐角处还破了个洞,里面鼓鼓囊囊的,正是厚重的被子。

我忙上前,要从母亲手中接过被子,母亲执意不让,说我上课一天够累了。我的脸霎时就红了,只顾着打雪仗,也没有想父母亲有时还在忙着蔬菜大棚,浇水、间苗,他们不是更辛苦?几十里地,好晕车的母亲一个人坐车奔波,此时的她脸色煞白,估计一路颠簸得够厉害的。我领着母亲回寝室,一路上走得很慢。那深深浅浅的脚印,一行写着关爱,一行充满内疚。

母亲将被子保护得挺好,虽然袋子有一个小洞,但被子并没有被雪水打湿。室友见我母亲来了,都礼貌地打着招呼,便向我竖起大拇指,意思是有这么个慈爱的母亲,真好。我看着正弯腰为我整理床铺的母亲,内心隐隐有一丝酸楚,怪自己偷懒而让母亲来回奔波,还要忍受晕车之苦……

停留了将近半小时,母亲说要赶晚班车回去了。外面的雪已下得小了,我送母亲往车站走,顺便从路旁的药店买了晕车药递给母亲,又买了瓶矿泉水让母亲将药服下。母子俩一前一后,脚下的积雪被踩得“咯吱”“咯吱”响,寒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将母亲发灰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……

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,母亲不止一次为我雪中送被。送到车站,送到工作单位……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那片雪花见证了慈母伟大的情怀。

爱的“倔强”

赵自力

有时候,爱也很倔强。

记得读初一的时候,下了场大雪。一大早我吵嚷着要去学校,母亲拗不过,只好跟在我的后面。母亲一直不停地劝我,等等再去学校,我就是不听,一个劲地往前走。雪越下越大,把上学的路都掩盖住了,我和母亲摔倒了数次。我有点犹豫了,但年轻气盛的我依然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我让母亲回去,实在不忍心让她陪我一起受罪。但母亲对我太不放心了,我走一脚她就跟上一脚。我怕路上遇到的同学笑话我,干脆朝母亲发脾气,她像没听到似的,依然在我后面紧跟不舍,只是稍稍拉开了距离。就这样,我不再跟她说话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赶。母亲长得很胖,跟在我后面吃力地挪动着脚步,大口地喘着气。

等我到学校时,已是半晌午了,大部分同学都没到。我回头朝校门看了看,母亲正望着我,朝我挥了挥手,那身影在雪地里显得格外矮小。我心头一热,跑到校门口对母亲说:“您慢点啊,不着急的。”母亲笑了笑,转身慢慢地走了。有大颗大颗的泪滴在雪地上,我很快擦干扭头跑到教室里。母亲雪天坚持送我上学的身影,给我印象特别深,以至于现在一看到雪,就想起母亲那年倔强的身影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在老家的县城上班,周末常常回家看看父母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吃饭,聊聊天,实在是一种幸福。每次返城,父母都要打包很多东西让我带回去。他们把舍不得吃的都放冰箱里,再搬到我的车上,每次非得把冰箱搬空不可。“爸妈,城里啥都有,你们不要都留给我们,多了也吃不了。”我常常劝父母,他们全然不管,吃不吃得了是我们的事,留不留是他们的。就这样,很多东西我们带回家孝敬父母,又被父母倔强地留着给我们——他们总想把爱留给我们。

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后,远离了熟悉的田地,一下变得失落起来。孩子大了,母亲却一直坚持着接送,哪怕孩子读初中了依然如此。有时母亲送完孩子,就在学校门口打盹,或者晒晒太阳,到点了再和孩子一起回家。母亲年纪大了,腿脚也不利索,我们都劝母亲在家多休息,她总是执拗地继续接送孩子。“就让妈接吧,那样她心里可能欣慰一些。”妻子说道。我想想,也是如此,天下的父母,即使年迈,心里想着的还是为孩子们分担点什么。

忽然明白,倔强也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。